

让学生走出网游“泥淖”

家校合作,应厘清家长参与的基本边界

□金华星

作为校长,每学期总会接待各种各样的家长,听取他们反应的问题;有希望给孩子找到一个好的同桌而要求换座位的,有对教师作业布置得少或布置得多提出不满和质疑的,有困惑于同学交往或家长交流而对教师提出意见和批评的,有对学校在教师安排上挑三拣四乃至集体施压要挟的……这其中,有些建议是中肯合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而有些建议则显然是不恰当甚至过分的。

家长参与或过问学校的教育和管理,应该有一个基本边界。学校教育,既有基本的办学规范和法律遵循,又有基本的教育规律和专业要求,不是可以随家长一己主观意愿而随心所欲的。

比如学校加强劳动教育,将校园安排给学生打扫,有的家长心疼孩子或者舍不得孩子将时间消耗在这些“服务岗位”上,就反对孩子做这些事,不满于学校的这种安排,甚至越俎代庖来校帮助打扫,与学校“让孩子接受适宜的劳动锻炼”的初衷相悖。再比如有的家长对学校减少考试次数、减少作业的措施不满意,指责教师“偷懒图安逸、不负责任”,殊不知这恰恰是办学规范的要求。这些事关教育法律法规、行业规范、教育方针的边界,需要我们牢牢坚守。

教育是一门慢艺术,但部分家长不明其理,总希望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并常常借借此抱怨教师“能力水平有限”。孩子的发展有其年龄特征,不能以大人的思维和大人的标准去要求和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多用孩子的视角去发展性、教育性地处理他们的交往,而不是习惯于以成人社会的“规则”来要求教师处理孩子之间的纠纷,对学校教育手段心存不满。这事关教育规律的边界,也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认识。

学校是一个集体,是孩子成长的集合体,学校教育关注的是全体学生,是每一个孩子的基本权益。我们有些家长摆不正位置,眼中只有自己的孩子,觉得自己的孩子才是最重要的,往往以局部利益来对照面向全体学生的普适要求,甚至会突出自己孩子的个性需求却否定和扼杀别的孩子个性需求。不懂得在全体孩子或大部分孩子中“取平均值”“求公约数”。这事关全体学生权益的边界,更需要我们共同遵守。

学校教育面向大众需求和全体学生的,具有普遍性和普适性,家长对此要有一个基本认识和前置接受。家长不能一味地将自己对孩子的个别要求投射到学校的集体教育要求上,不能将孩子在家里才可能享受的个性待遇扩展至全体要求待遇,不能将期待孩子所接受的个性教育等价诉求于学校所能提供的共性教育。如果一厢情愿地要求学校立即满足其这种诉求,否则就对学校工作表示不满,那么就是家长的不理性了。

学校是一个专业机构,它自有其教育的专业操守和职业尊严,不是凭家长的主观意愿可以随意安排的,更不能为了所谓的“家长满意工程”而无原则地迁就、讨好。

作为家长,参与学校的管理和建议,应该有一种基本的边界遵循;作为学校,回应家长的监督和要求,也应有一种基本的边界坚守。

实话·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专栏

□本报记者 舒玲玲

连日来,一场禁止包含色情暴力、网络游戏、商业广告等内容的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的备案审查行动在我省多地开展得如火如荼。“凡进必审”的背后,既有对中小学生近视防控工作的重视,又是对学生沉迷网络游戏行为的防微杜渐。

网络游戏在当前中小学生的“生存状态”如何?根据2月22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小学生及其家长网络游戏认知与态度研究》报告显示:74.5%的学生认为网络游戏能缓解压力,91.6%的学生认为网络游戏使自己的业余时间更愉快,83.8%的学生通过同学或朋友了解网络游戏信息,66.6%的学生认为玩网络游戏利弊相当……这份数据令教师和家长颇为担忧,网络游戏屡禁不止怎么办?

学生为什么爱网游

网游操作炫酷、闯关升级上瘾、虚拟社交轻松……细数网络游戏致人沉迷N宗罪,很多人将原因归结为“网络游戏被设计得太好了”。网游自身的魅力指数加上学生薄弱的自控力,让部分教师和家长将问题简单化,认为学生沉迷网络游戏就是因为“玩得太多了”。将现象当本质,致使他们在解决问题时往往简单粗暴地采取禁止玩手机、卸载网游App等严防硬堵的做法,极易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

“看似是行为层面问题,实质是心理健康问题。”义乌市第三中学心理健康教师吴雨丰说,学生爱玩网络游戏这件事要一分为二看待。一方

面,网游是一种正常的娱乐方式,玩网游是学生的正当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协调能力和团队精神;另一方面,沉迷网络游戏肯定是不对的,在网游上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财力,必然会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

在吴雨丰看来,诱使学生沉迷网络游戏的最重要原因是社交需要。他曾在学生中做过一番调查,发现他们获得网游信息最重要的渠道是朋辈交往。学生一到课余时间就聚在一起,从技术、装备聊到段位、组队,网游俨然成为一种社交媒介,不玩网游、没有共同话题的学生,反而容易被孤立、找不到团队归属感。

另一个原因在于亲子关系。在亲子关系好的民主型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往往享有高质量的陪伴或多元化的兴趣,他们遇事更自信、独立,也更能听取家人的意见与建议;反之则会因为缺少家人陪伴或教育方式不当,沉迷于网络游戏而不自知。开化县北门小学教师尤琦宏介绍说,她曾经有个学生就是因为父母离婚后没人管他,整个寒假都是在玩网络游戏中度过的。

此外,兴趣爱好匮乏、学习压力过大、青春期叛逆、父母或教师起负面“榜样”作用等,也是造成学生沉迷虚拟网游世界的原因。

小游戏引出大课题

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园、禁止在校园内下载使用有害App、禁止教师布置必须通过手机端完成的作业……尤琦宏介绍说,如今开化县北门小学采取在校期间全面封

禁、校外使用柔性管理相结合的方式来引导学生合理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尤其是对于低年级的学生,由于他们心智尚未成熟,该校格外注重培养学生广泛的兴趣爱好,引导他们将多余的时间精力用到体育运动和兴趣培养中来。

而在宁波市镇安小学教师黄吉雁看来,要引导学生走出沉迷网络游戏的不良习惯,光靠抵制与禁止是不够的,“当今社会电子产品无处不在,禁是禁不过来的,要因势利导”。基于这样的认识,镇安小学启动“文明礼仪与网络游戏”课题研究,试着将文明礼仪素养、爱国知识、环保意识等内容与理念融入网游当中,让学生在玩网游的过程中汲取知识素养。对此,黄吉雁说:“既然学生喜欢玩网游,我们就投其所好,设计一款学习型网游,让孩子们一边玩,一边学习文明礼仪知识。”

要融入哪些文明礼仪知识点,想设计怎样的游戏场景、打怪升级采取怎样的形式……将上述问题抛给学生,镇安小学引领全校学生为学习型网游的开发献计献策,让学生担当网络游戏的“设计者”,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网游的脚本创作中。可见,通过合理引导,把原本可能对学习有害的事情变成促进学习的抓手,网游也能发挥无穷的育人潜力。

家校合力营造绿色成长环境

随着禁止手机等电子产品进入校园逐渐成为全省各中小学校的共识,学生在校期间玩网游的可能性大幅降低,沉迷网游事件更多发生在校外。这就需要家长和学校协作监管、形成合力,共同为孩子营造绿色健康

的成长环境。

当前不少学校对学生在校外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时长、内容等都作出了具体规定,并要求家长做好监督管理。在吴雨丰看来,家长不仅需要时刻盯人,还可以坐下来跟孩子一起玩上一两局。“家长需要适度了解孩子的喜好,知道孩子喜欢玩的网游是什么、有哪些特点,从而找到共同话题,拉近亲子关系。”吴雨丰说,这也是一个陪伴的过程,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爱与信任,通过提前约定玩的局数或时间,不但可以培养孩子的契约精神,而且在无形中控制了孩子玩网游的时间。

“对于农村学校来说,最关键问题就是家庭监管跟不上。”云和县第三中学党总支书记林伟琴表示,该校有30%的学生是单亲家庭子女或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本就缺位,加上大部分学生家长平时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精力,也没有文化素养来有效管理学生使用手机问题。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云和三中通过家长学校、家长课堂、家长会等途径,引导家长重视学生使用电子产品问题,合理规定每天在家的上网时长,营造积极健康的家庭环境。“有些家长教育孩子不得方略,一味禁止玩网游会适得其反,我们也会引导家长选择一些益智类的网游,在孩子完成基本学习任务之后,适量给予孩子放松的空间。”林伟琴说,更重要的还是引导家长多陪伴孩子。

第1 视点



课余普及科技前沿知识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东阳花园外国语学校小学部教师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向学生普及前沿科技知识,培养他们探索的兴趣。图为教师正在向学生介绍供航拍使用的无人机构件。(本报通讯员 包康轩 王江红 摄)

“厨余堆肥”这门课程赞

本报讯(通讯员 池瑞辉 陶宁)厨余垃圾都去哪了?除了进行专业处理,还有其他的去处么?宁波市高塘小学师生有办法——将厨余垃圾变成“黑黄金”。

高塘小学是一所全国绿色学校、宁波市垃圾分类示范单位,在深入开展垃圾分类的同时,十分重视垃圾减量和回收再利用。近期,学校将“厨余堆

肥”课程纳入拓展课程,还邀请了中国台湾访问学者林坤庭博士到校,为该课程开展专题教学。每周两节课,让学生在掌握垃圾分类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厨余垃圾变“黑黄金”的奥秘。

通过学习,学生们掌握了厨余堆肥的相关知识,了解了堆肥不但能帮助垃圾减量,净化环境,还可以变废为宝,为农

作物提供有机肥料。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开展了“厨余堆肥DIY”行动,将废弃的果皮、菜叶等剪成小块放入堆肥桶,撒上菌糠搅拌均匀,并每周如实验记录堆肥桶的变化,撰写体验日记。学校还带领该课程的学生前往企业参观业界前沿垃圾分类及分解技术,前往山庄了解垃圾循环利用机制及生态肥料的具体作用。

“三进三访” 关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本报讯(通讯员 徐德飞 宁丽明)“非常感谢湖东小学这么关心我们员工子女的学习,学校解决了我们外地员工子女的就学问题,他们也能更安心地在这里工作了……”日前,浙江玉马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春晓来到常山县湖东中心小学,充满感激地对校长刘芳赞说。

湖东小学位于常山县绿色产业园区,这里有来自河南、贵州、云南、四川等11个省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共30余人。为了让这些家长更加安心于工作,这些孩子更好地融入学校,湖东小学本学期开展了“三进三访”活动,即进班级访学生、进家庭访家长、进企业访老总。走访活动中,每到一处,教师都与家长、企业老总深入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详细询问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学习、生活情况等,并送上学习用品和书籍。

经验 VS 创新,师徒也是“合伙人”

□本报记者 叶青云

朝花语文教师联盟、圆心数学教师联盟、DREAM英语教师联盟、E行信息技术教师联盟……3月4日,在绍兴市鲁迅小学和畅堂校区的报告厅里,14个教师联盟的领衔人从校长王慧琴手中接过了牌匾,宣告该校“三味书屋·教师专业成长合伙人”联盟正式成立。

“三味书屋”好理解,既体现鲁迅文化又代表教师研修中元素丰富,可是“合伙人”,这个本该属于经济领域的名词,为什么会出现在教师成长的“词典”里?王慧琴解释,这正是该校推出的教师培养新模式:“合伙人意在颠覆传统的导师带徒制,领衔人与学员之间是一种互助互学的关系,可谓教学相长,同时学员与学员之间也可以相互学习。”

传统导师带徒制,大家都不陌生。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量微课程进入教学,一些年龄偏大的资深教师感到在视频制作方面力不从心,远不如年轻教师。于是,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师傅向徒弟学新技术的情景。

“实际上,在联盟成立之前,师徒间相互学习已经是学校教研的常态。”王慧琴说,一旦当师傅的放低了姿态,会发现能向徒弟请教的问题还有很多,“年轻教师思维活跃,而且与学生年龄接近,更受学生欢迎,也更能掌握学生心理,因此他们在教学思路上进发出了灵感和创新意识。”

经验与创新碰撞出的火花,照亮了教师专业成长合伙人联盟的前行之路。而授受双方,也从师傅对徒弟之间的单箭头,转化为领衔人对学员、学员

对领衔人、学员对学员之间的三角形。“在一个小联盟里,每一个学员都各有所长,他们也完全可以互相担任彼此的‘师傅’。”王慧琴说。

“以前都是师傅说什么,我就听什么,自己很少有机会去思考。现在彼此间关系平等了,大家像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互帮互助、畅所欲言,不仅上课的点子多了,研修的效率也提高不少。”语文老师祁玲娟是本次14位联盟领衔人之一,她用亲身经历告诉记者在合伙人制度下的受益和成长:她和联盟里的另一位男教师同课异构教学二年级语文篇目《我要的是葫芦》,第一次课下来,两相对照,发现一个风格灵动、一个风格稳重,一个课堂以游戏贯穿,一个课堂有板有眼。“我们俩的课各有长短,要取长补短,下次我们就能把课上得更生动有效。”

在该校,师徒结对的形式变成了实质意义上的合作学习、共同进步。在王慧琴看来,这样一种模式在秉承着合伙人对专业的共同要求、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又有自由的个性特长展示;相互之间既能补齐专业能力上的短板,又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围绕共同的研修主题,在团队中协作探索解决。

然而,王慧琴并不满足于仅仅在校内推行教师专业成长合伙人联盟制度,她正致力于两个深一度的计划:一是构建合伙人联盟的立体研修模式,充分依托网络平台,辐射更多学校、更多地区的学员;二是和该校党建品牌“红色领航·双培战略”相结合,利用这个平台同时开展研修和党建活动,为“把骨干教师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教师”助力。



日前,杭州市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爱心跳蚤市场义卖活动开幕。3个月前,该校屋顶阳光农场启动,学生们利用综合实践课时间在农场开展劳动。此次出售的所有蔬菜都是该校学生亲手所种,义卖所得将会汇入崇文“小海燕爱心基金”。(本报通讯员 高帆 摄)